

私

家

秘

藏

小说百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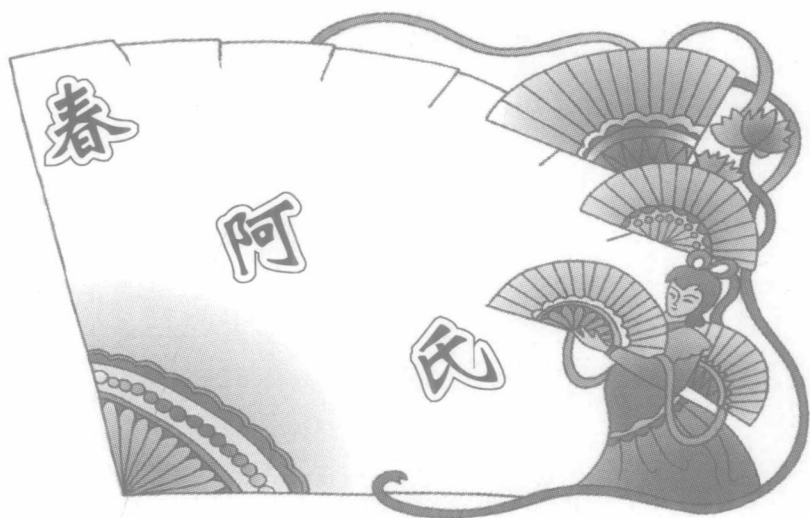
私家秘藏

小说百部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八十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不題撰人



# 目 录



赞 .....	(5)
自 序 .....	(6)
编者谨识 .....	(7)
序 .....	(8)
题 辞 .....	(9)
石君胜华题 .....	(10)
第 一 回 酌美酒侠客谈心 .....	(13)
洗孝衣佳人弹泪 .....	
第 二 回 劝孙妇委屈行情 .....	(25)
死儿夫演成疑案 .....	
第 三 回 访案情乌公留意 .....	(38)
听口供侠士生疑 .....	
第 四 回 验尸场抚尸大恸 .....	(53)
白话报闲话不平 .....	
第 五 回 讯案由公堂饮恨 .....	(65)
录实供外界指疵 .....	
第 六 回 春阿氏提署受刑 .....	(79)
德树堂沿街访案 .....	
第 七 回 盖九城请究陈案 .....	(93)
乌翼尉拘获原凶 .....	
第 八 回 验血迹普云入狱 .....	(106)
行酒令秋水谈天 .....	

春

阿

氏



第九回	项慧甫侦视女监 官道仁调查例案	(119)
第十回	露隐情母女相劝 结深怨姊妹生仇	(132)
第十一回	贾婆子夸富提亲 三蝶儿怜贫恤弟	(146)
第十二回	讲孝思病中慰母 论门第暗里提亲	(161)
第十三回	没奈何存心尽孝 不得已忍泪吞声	(172)
第十四回	宴新亲各萌意见 表侠义致起波澜	(186)
第十五回	聂玉吉树底哭亲 王长山旅中慰友	(200)
第十六回	阅判词伤心下泪 闻噩耗觅迹寻踪	(214)
第十七回	避弋鸟世外求仙 薄命人狱中绝粒	(226)
第十八回	述案由归功翼尉 慰幽魄别筑佳城	(239)

# 赞

是佛花化身耶，  
抑仙云谪梦耶？  
何情劫之难逃  
而竟罹此鼠牙  
之讼也？

冷佛题



春

阿

氏

## 自序



私家秘藏小说百部

秦镜不明，难照泥犁之狱；慈航未渡，谁生孽海之花？市虎杯蛇，翻成信谳；贞珉介石，转起疑团。所以抱终天之恨者，竟致感而飞夏月之霜欤！春阿氏淑称窈窕，性属贞闲，苦同匏叶。悲夫之不良，节砺柏舟。叹母也天只，遂致歌诬赤凤，谗恶青蝇。可怜杞妇之心，尽作文姜之罪。虽固由法曹黑暗之所致，要亦婚礼轘轳之所蘖也。余素晰奇冤，演为稗乘。一枝秃竹，敢作燃犀；数卷残蒲，缘矜哀鹄。俾世之阅斯篇者，知审判之不可不慎，婚嫁之不可不纯也云尔。

中华民国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冷佛序于爱国白话报社



## 编者谨识



春

阿

氏

一此书虽系实事，然既演为小说，当认作小说体例观，莫以当时实事，偶有出入时，责备编者。

一此书由市隐先生日记所出，年月日期，及承审官吏，皆从小说例，随笔撰拟。

一此书虽系侦探小说，而写情记景，描述社会情形处，亦颇费力，阅者宜大注意。

一此事已隔多年，春阿氏亦已死去，故从小说例，除重要人物，记其真名外，余皆托以假名。

一此案真凶，虽经市隐先生侦明，而其中另有缘故，亦不得不隐真名，以存忠厚。

一书中盖九城之秽史，不能详记，编者矫正风俗起见，不能不力为□□。

一春英之死，春阿氏之死，死时之光景何如？心理何如？编者既未目睹，万难悬揣，故借旁边枝叶，以描画之。

一书中之讯词口供，虽系实事，而编述小说者，不能不略加渲染。

一春阿氏一案，当时各报纸皆记其事，然有与事实抵牾者，不能不代为剖辨。

## 序

春阿氏一案，为近十年最大疑狱，京人知其事者，或以为贞，或以为淫，或视为不良，或代为不平，聚讼纷纭，莫明其真相也久矣。近阅市隐君所为日记，始知其人则可钦，可敬，可惊，可愕，其情则可以动顽石、泣鬼神，其理虽不出乎人情之中，而其事则实有出乎人人意料之外者。于是十年疑案，始得大白于世，爰嘱冷佛君，编为小说，按日排登本报附页，以公同好，世之览是篇者，以之释疑团也可，以之资儆鉴也亦可。

中华民国二年十二月大兴为太璞序



## 题 辞



黑暗难窥一线天，人间地狱倍堪怜。诬将贞妇为淫妇，孽海谁能度大千？

五毒严加白玉身，曾为金谷堕楼人。秋曹自是阎罗殿，莫把奇冤怨二亲。

无端冷佛发慈悲，铁案如山独挟疑。一点心灯明暗室，特将信史作传奇。

倚剑倾醪阅此书，婚姻法律太糊涂。愿将月老天缘簿，化作人间如意珠。

春

阿

氏

## 石君胜华题



或问于天僧曰：“春阿氏小说作者为谁？”天僧曰：“是冷佛亦非冷佛。”

或问曰：“春阿氏小说既已明知其作者确定为冷佛矣，何以又云亦非冷佛？”天僧曰：“若无此春阿氏冤狱之事，实叫冷佛纵有五千枝生花笔，如何能够凭空结撰作出这样哀哀艳艳沉沉痛痛的小说来，吾故云作者亦非冷佛。”

或问曰：“然则此春阿氏之小说作者将归之阿谁？”天僧曰：“质而言之，非碧翁翁上之天公，果孰主宰？”是吾读春阿氏小说，以是知造化小儿播弄人类，颠倒之祸福、之生死、之缱绻，并罪之可怜虫，更不知有几许春阿氏。吾将欲痛哭昂头一问，此苍苍者应事无情乃尔，何苦多事乃尔！吾读春阿氏小说，始则为春阿氏不平，继反为春阿氏幸。”

或问曰：“汝何为而不平，又何为而代为之幸？”

天僧曰：“吾所以不平者，以其生前之遭遇舛迕也。吾所以代为之幸者，以其死后竟获此晓舌鼓唇代鸣不平之热心小说家冷佛，为之一一宣写纸上也。”

禹域神州大千世界，亘古豆今过去现在未来，类春阿氏者多矣。惜乎其不遇我救苦救难佛菩萨之冷佛小说，一一为之表而出之也。

吾知佛菩萨冷佛亦不欲天生春阿氏与春阿氏之境地，而竟罗搜其事实成此令人不得增减一字之小说。

吾知佛老耶回历历诸大宗教圣人之圣灵在诸天上，必将皆大



春

阿

氏

欢喜曰：春阿氏在泉下亦当感激冷佛。天僧目猜春阿氏小说既出，春阿氏亦当在黄泉感斯喜喜斯泣，而向此佛菩萨小说家冷佛崩角稽首顶礼无算。

读者当寒风打窗苦雪堕地一灯如豆惨绿凄红之迢迢长夜，聚一家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村的俏的，围不灰木小火炉，演述此小说担忧流涕时，脑筋系中亦应仿佛有一弱女子伶媵无主春阿氏之鬼魂，在窗外向读者呜呜咽咽如怨如讨崩角稽首无算。”

或又问曰：“似此佛菩萨冷佛小说家，能再作得出多少种类似春阿氏的小说来？”

天僧曰：“是不可知。然吾宁愿冷佛永永不再作出此种好小说来，亦不愿天再生春阿氏及其冤狱。”

或又曰：“苟无好题目真事实能作出好文章来否？”

天僧曰：“唯唯否否，是必不能。请读者诸君读此春阿氏小说而后乃今知天苟不生春阿氏与春阿氏之地地，将何从妄造此事实？冷佛更何从而作此天造地设之小说？即不佞亦何从而得此天造地设之题辞？”

或又曰：“冷佛所作的春阿氏小说，谓为天造地设，犹可说也。天僧题辞则未必不是剿袭圣叹外书故套。”天僧瞠目摇手急急自辩曰：“天乎冤哉！然则圣叹又从何处钞来？”

世之痴情儿女，因所志不遂，誓以生命殉之，以致横决溃裂，演为钜案者多矣，而尤莫奇于最近春阿氏一案。此案之发生之始，以至其终了，中间阅时甚久。法庭之研鞫，舆论之推测，耗尽多少心思，用尽多少力量，终无从窥其端绪。逮春阿氏瘐死狱底，而此中之真相，乃若随春阿氏遗蜕，玉葬香沉，永为殉物，终古无出现之一日矣。夫非最奇之事乎？当此案之发现也，不佞曾应当事某公之托，以私人资格，数往调查。虽于此案情状，得其概要，究以尚有许多疑点，未敢遽信其不谬。会今春偶与天津大侦探家张君谈及此案，岂料张君曾任此案侦探专员，驻



京三月，费无量数脑浆，始获其中真相，报告上而此案遂以终结。据张君所述，其事之因因果果，虚虚实实，既足以使人惊愕不已，而其情之哀哀艳艳，沉沉痛痛，尤足以使人为悲悼，为之惋惜，终日不能去怀。盖此中情节，离离奇奇，远出寻常人意料之外。苟非张君之大聪明大智慧，又安得窥其底蕴乎？因将张君之言，笔之于册，本拟编为小说，公诸世人，因事匆匆未果。顷为爱国白话报社太璞、冷佛两君所见，为之抑案称奇。冷佛愿代编撰之劳，而太璞更以登报为请，遂举此册畀之。夫此案则既奇矣，乃沉沦十载，竟假不佞与张君、冷佛、太璞数人之力，发现而流布之。恍若春阿氏之贞魂艳魄，散为千万化身，与阅者一一覩面，垂涕泣而道之，使知此案真相之所在，斯诚奇之又奇者矣。兹当出版之初，爰述数语，弁诸简端，以志不佞与此书之因缘云尔。

国民二年十二月市隐题

# 第一回 酌美酒侠客谈心 洗孝衣佳人弹泪



春  
阿  
氏

人世间事，最冤枉不过的，就是冤狱，最苦恼不过的，就是恶婚姻。这两件事，若是凑到一起，不必你身历其境，自己当局，每听见旁人述说，就能够毛骨悚然，伤心堕泪。在前清末季，京城菊儿胡同，有春阿氏谋杀亲夫一案，各处的传闻不一，报纸上新闻，也有记载失实的地方。现经市隐先生，把此案的前前后后，调查明确，并嘱余编作小说。余浣蓄读罢，始知这案中真相，实在是可惊可愕，可哭可泣的事情。兹特稍加点缀，编为说部，想阅者诸君，亦必惊愕称奇，伤心堕泪也。

话说东城方巾巷，有一著名侦探家，姓苏名市隐，性慷慨，好交游，生平不乐仕进，惟以诗酒自娱，好作社会上不平之鸣。这一日天气清和，要往地安门外访友。走至东四牌楼西马市地方，正欲雇车，忽然身背后有人唤道：“市隐先生，往哪里去？”市隐回头一看，正是至交的朋友原淡然。二人相见行礼，各道契阔。淡然道：“今日苏老兄，怎的这般闲在？这么热天，不在家中养静，要往哪里去呀？”市隐道：“我是无事穷忙，天气很常，在家里闷得慌，要到后门外访个朋友，不期于半路上遇见阁下，实没有旁的事。”淡然道：“苏兄既然没事，我们相遇甚巧，请同到普云楼上，喝一点酒去。”说罢拉了市隐，复往东行。

二人一面说话，来到酒楼之上，要了酒菜，提起北京风俗，愈趋愈下，纳妾的风俗，近年亦极其盛兴。“早先富贵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或是原配早亡，方才纳妾，今则无贫无富，皆以有妾为荣，闹得家庭礼法，不能严重，这便如何是好？”淡然道：



“大哥的议论，果然不差。我在旗下，有一个朋友，此人的姓名职业，姑且不提，现年已六十余岁，自己老不害臊，纳了一位小星，年方一十六岁，闹得儿子儿媳妇，全都看不起父亲。自从这位如夫人入门以来，时常的挑三握四，闹些口舌。我那一位朋友，老来的身子，本来不济，近自纳妾之后，腰也弯了，行动也不爽利了，只仗着红色的补丸——自来血，以及日光铁丸、人参、牛乳等物，支持调养，不知哪一时，风儿一吹，就要呜呼不保了。这位如夫人，年纪又轻，又好又巧，又风流又妖娆。您猜怎么着，我这位旗下朋友，公正了一辈子，如今把绿头巾一戴，还自认没有法子，你道这不是笑话儿吗？”

二人正说得高兴，忽见楼梯乱响，走上一人，手提一个包袱，穿一个春罗两截大褂，足下两只云履，脖颈之后，搭拉着一条松辮，年约三十左右，见了淡然在此，忙的请安问好。淡然亦忙还礼，让说请坐，又指着苏市隐，荐引道：“这是市隐，这是我普云二弟，二位都不是外人，就在一处坐罢。”那人一面陪笑，把手中包袱放于一旁桌上。市隐一面让坐，拱手笑问道：“贵族是哪一旗？”普云道：“敝旗是镶黄满。”又问市隐道：“大哥府上是？”市隐道：“舍下在方巾巷。”

淡然要了杯箸，一面让酒，笑指那桌上道：“二弟那包袱里，拿的是什么衣服？”普云道：“我是好为人忙，这是给小菊儿胡同，我们亲家那里赁的孝衣。”淡然诧异道：“呦，小菊儿胡同，不是你们领催文爷家么？怎么又是你亲家呢？”普云道：“他的女儿，认我为义父，我们是干亲家。”淡然冷笑道：“是的是的。光景那位如人，是你的亲家儿罢？”普云红脸道：“大哥不要胡说，这是哪儿来的话哪！你这两盅酒，可真是喝不得，沾一点儿酒，就不是你了。”

市隐坐在一旁，不知何事，也不好搀言陪笑，只好举杯让酒，又让着普云，脱了常衣服，省得出汗。普云道：“这是哪儿





来的事，你这舌头底下，真要压死人。”淡然冷笑道：“二弟你不要瞞我，听说那文爷的如人，外号叫盖九城，不知这话，可是真呀是假？”普云道：“这个外号儿，却是久已就有，怎么你胡疑惑起来了呢？难道你看着兄弟，就那么下贱吗？”淡然陪笑道：“二弟别着急，虽无实据，大概是事出有因。我记得盖九城姓范，原是女混混儿，素在东直门某胡同里，开设暗娼。你同着文爷，常到他家里去，既同文爷有交情，同你也交情不浅。从良的事情，我听着风言风语的，有你一半主张，难道这些事，还能瞞得了我吗？”说罢，理理胡须，哈哈大笑，闹得普云，脸上一红一白，笑向市隐道：“您瞧我这位哥哥，可叫我说什么？平白无故的，弄得我满身箭眼，这真是杜康主动四五子指使的。”

淡然道：“兄弟也不要口强，天下的事，没有不透风的篱笆，身子正，不怕影儿斜，现在你的名儿，跳在黄河里，也洗刷不清了。依着老哥哥劝你，这个嫌疑地方，不可常去。外人的言言语语，任凭怎么掂量，事情却小，若是文先生，一犯疑心，再闹点儿醋脾气，恐怕你吃不了兜着走。当着苏大哥，他也不是外人，好端端的，你认个干女儿，是什么居心？”普云道：“大哥你又来啦，我们是同旗同牛录，一个戥子吃饷，认一门子干亲，岂不更近乎了吗？”

淡然拈须道：“是了是了，二弟如此嘴硬，我也不敢劝了。常言说的好，认干亲，没好心，恐怕这一句话，要应在二弟心里。”普云红脸道：“大哥，这句话未免你骂人太过了。这一些话，要传到文爷耳里，我们弟兄交情，岂不闹生分吗？”淡然冷笑道：“说话凑趣，你别认真。我同文大哥，许久没见，三月里娶儿媳妇，也没得过去道喜，不知这位亲媳妇，是哪儿的娘家？”普云道：“这位新媳妇，可实在不错，模样儿也好，活计也好，规矩礼行，尤其大方，只是过门以来，跟春英不甚对付，虽不致时常反目，深儿里头很不和气，也是我们本旗的姑娘，娘家姓